

风展红旗

报告文学集



风展红旗

曹海、王作群



风展红旗

报告文学集

· 1 ·

封面设计：苏 朗
插 图：苏 朗 杨志印
赵 君 蒙子军

风 展 红 旗

〔报告文学集〕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庆阳路304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插页4 字数190千

1972年5月第1版 1972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10096·45 定价：0.86元

编者的话

我们满怀革命豪情，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我省广大工农兵业余作者和革命文艺工作者，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通过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深入三大革命斗争实践，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不断提高了执行、捍卫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自觉性。他们遵照毛主席关于“**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教导，创作了一批内容革命、形式健康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生动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我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面貌，塑造了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工农兵英雄形象，歌颂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在革命文艺创作活动中，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带着他们清新刚健的作品不断进入社会主义文艺阵地，使我们看到了我省文艺创作繁荣发展的广阔前景。在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讲话》发表三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怀着极大的喜悦，选编出版了一批小说、诗歌、报告文学、儿童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文艺作品，以推动我省群众性文艺创作的进一步开展。对于我们编辑工作中的缺点或错误，希望广大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目 录

风展红旗	秦 华(1)
卑贱者最聪明	王家达(38)
“玉门一号”第一穗	张家昌 杨开泰(61)
女支书	杨 林(74)
铁姑娘治沙	焦熙生(93)
我们也有两只手	黎 炯(101)
赵生辉	杨展丽(115)
顶天立地	王肇文(137)
老班长	黎 阳(154)
铁山炮声	赵叔铭(169)
九把剪刀闹革命	梁国宁(183)
油田盛开“五·七”花	陈忠勇(195)
前进吧，风雪高原文艺兵	洪六戈(205)
英雄踏平祁连雪	赵 璧 周静轩(216)

春风得意马蹄疾.....刘 玉 曹永安(229)

绿海红心李茂林(243)

大路朝阳刘益民 李大耀(261)

冰川雪峰绘宏图黄 山(275)

团结胜利的赞歌祁艾军(287)

风 展 红 旗

秦 华

序 曲 举战旗开路

江河归大海，群山迎朝阳。

万里长江，源远流长，奔腾不息，——是因为有数不清的支流和小溪的汇合；千仞岷山，直插云天，巍然屹立，——是因为有数不清的山峰和峻岭的支撑。燕子河，远道会合长江万里浪；九泉山，举首仰望岷山千里雪。……

燕子河畔，九泉山下，有个在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西北高原远近闻名的山庄——何家庄。

一九三五年，伟大领袖毛主席挥师北上，抗日寇，救中国，举行了震撼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当时，中国工农红军的一支部队途经何家庄，住了十八天。中国工农红军的战旗烧红了山庄的天空，“何家庄红旗民兵连”接过红军的战旗，传下来，高高地举起；中国工农红军的足迹刻印在山庄的大地，何家庄人民沿着红军的足迹，跟上去，踏上新的征

途；中国工农红军把革命的火种撒播在贫苦农民的心田，何家庄大队党支部点燃红军播下的革命火种，焰更烈，势更猛！

东风吹，天地转，换了人间！红太阳的光辉啊照亮山和水，祖国的大地实在美！贫穷的何家庄啊，如今建设成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何家庄，龙腾虎跃，日见兴旺。兴旺的根由是在哪达？变化的力量来自何方？

“农业学大寨”，铭刻在何家庄人民的心坎上！

“备战、备荒、为人民”，铭刻在何家庄人民的心坎上！

“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铭刻在何家庄人民的心坎上！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铭刻在何家庄人民的心坎上！

何家庄党支部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迅跑，举战旗开路，是一个红色的战斗堡垒；党支部书记、民兵连指导员年继荣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一名勇敢的带头人；贫下中农、民兵战士和社员群众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保卫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人人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何家庄的天空，红日高照彩霞飞；水上，红色波涛逐浪高；地上，钢人、铁马、红旗号。它，象高高崛起的一面红

色的战旗，在大河上下、长城内外迎风飘扬；象乘风破浪的一只红色的航船，在红太阳光辉照耀的、金波粼粼的航道上扬帆前进！

第一章 红色的宝刀

何家庄，庄后有座元代修筑的泰山庙。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的伪乡公所就设在庙里面，不少贫苦农民被活生生地拉进去，血淋淋地拖出来。“泰山庙里六条枪，压着周围四十八个庄”……。

何家庄，庄前有棵大槐树，树下有座“节孝”牌坊。解放前，槐树渗透穷人泪，牌坊溅满穷人血。数不清有多少个穷人在槐树下、牌坊边，受非刑，遭磨难。谁，稍不合地主、恶霸的意，就被拉到这里来吊打。贫农金生礼，因为还不起驴打滚的阎王债，被地主倒绑双手，吊了一天一夜还不算，又捆在死人腿上，让看死人。贫农何秃娃，在绝望中，被地主卖了壮丁；跑回来后，向地主讨了债，讨钱不得，反被加上“反上”的罪名，拉来吊起，用马刀割断了双脚上的两根大筋，含冤不白，愤愤死去。……

年继荣，从小就是个有志气、用心劲的孩子，把滴滴苦泪咽下肚，把仇恨咬碎压在心。他至今还记得，每当给地主放羊回庄路过九泉山上的泰山庙、燕子河边的“节孝”坊时，总听见哭叫，看见血迹。那时，他想到自己的爹被五花

大绑抓了丁，跟着娘讨饭来到何家庄，娘当佣人儿放羊，出的牛马力，吃的猪狗食，又被地主崽子在数九寒天扯去披挂在身上的破毡片，从坡上往下“滚雪娃娃”取乐；也就在那时，他多次对着泰山庙、“节孝”坊，挥动攥得紧紧的小拳头：“日头总会出来的。长大了非给穷人出这口气不可！”

炮声隆隆，浩浩荡荡的解放大军向西北挺进。太阳出来了，当年的红军回来了，何家庄解放了，穷人翻身了。槐树是历史的见证人。它清清楚楚地记着，斗地主的会在树下开，会场象怒潮翻滚的大海，控诉、呼叫，字字血，声声泪；建大社的会在树下开，会场象个葵花园，朵朵黄灿灿，心心向太阳；庆丰收的会在树下开，会场象是一台秧歌舞，唱起来，跳起来，锣鼓声声情满怀，面对红旗下决心，何等的欢乐，何等的气魄！槐树底下，从土地改革到集体化，从集体化到今天，这里进行过多少次或明或暗的、或曲折或激烈的斗争啊！

战火的浓烟刚刚散去，和平的淡雾就遮住了某些人的眼睛。反动地主何文元，原先曾两次进行破坏活动，民兵们以愤怒的心情进行了检举和斗争，送交政府拘留。一九五五年，在交群众管制期间，何文元突然变了样子：见人就点头哈腰，谦恭有礼；队里的驴瘦了，他牵去喂肥；队干部的孩子掉进了涝池，他跳下水去抢救出来。这使一些人受到迷惑，思想麻痹了，认为何文元改造好了，现在天下太平，可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了。

事实果真是这样吗？不！这是反动地主分子在新形势下，耍花招，玩弄反革命的两手。象花蛇一样，在卖弄它那斑斓的色彩时，正在磨毒牙、喷毒汁。一九五七年八月的一个夜晚，何文元趁一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疯狂向党发动进攻之际，在燕子河旁的一座阴暗的磨坊里，纠集了十四名反革命匪徒，点香盟誓，阴谋组织反革命暴乱，妄图杀掉何家庄的党员、团员、干部和积极分子，“拍马过盐官，血染店子川，扫荡天水，会师洮州。”正在反革命分子做着第二天就“动手”的迷梦时，保持高度革命警惕的何家庄共产党员和民兵们包围了磨坊，狠捣狼窝，活捉了一群恶狼。有两名匪徒，夺门逃走。于是，一场追捕逃匪的战斗开始了。

当时的共青团支部和民兵负责人年继荣，正在思谋选派执行捉拿逃匪归案任务的人员，民兵中闪出一员将，浓眉大眼，发出洪钟般的声响：“我是共青团员。革命不怕死，我去！”此人是谁？乃是刚奔二十岁的民兵排长郭庆武。年继荣拿过一把马刀，对郭庆武说：“庆武！解放前，恶霸地主就是用这把马刀割断了贫农何秃娃的脚筋，害死了他；今天，你拿这把马刀，去为阶级兄弟报仇！一定要完成任务，把匪首张自元捉拿回来！”“保证完成任务！”“好！你带人抓张自元，我带人抓王世荣。”年继荣满怀信心地挥动手臂，下达命令：“出发！”民兵们握紧武器，精神抖擞地飞上征途，象矫健的雄鹰离弦的箭，冲入夜色苍茫的风雨之中。

郭庆武带领民兵追捕匪首张自元。他们越深沟，翻高坡，一口气跑了十多里，一直追到上坪的堡子，闯进堡子，四处搜寻，突然发现驴圈里有个黑影。从踪迹上判断，这可能就是张自元。郭庆武胸膛里翻滚着复仇的热血，眼睛里喷射出复仇的火焰，厉声喝道：“滚出来！”话音未落，只见张自元抓着镢头，恶狠狠地迎头劈来。说时迟，那时快，郭庆武机智地闪开，举起马刀，砍落镢头，抓住了敌人。

年继荣带领民兵追捕匪徒王世荣。他们摸黑跃入贺家磨王世荣的老巢里，爬上房顶，打亮手电，只见王世荣慌忙从炕上一骨碌翻起，顺手抽出一把镰刀，想作垂死的挣扎。但是，年继荣却非常镇静，不慌不忙，象老猎手遇见恶狼一样，喊道：“不许动，举起手来！”王世荣乖乖地被捕了。

就这样，不到两天的时间，十四名反革命匪徒就全部落入法网了。

捕捉匪特，建立奇功！在胜利面前，党支部立即抓紧时机向民兵进行阶级教育，反对和平麻痹思想，提高思想觉悟。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的现实，再次擦亮了何家庄民兵的眼睛，他们进一步懂得了毛主席的教导：“**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只要阶级敌人存在，就要紧握手中的枪！他们说：“党的教导千万不能忘，敌人在磨刀，我们也要磨刀；敌人有杀人刀，我们就必须有斩妖剑！”

阶级斗争的烈火燃烧着民兵们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苦

练杀敌本领的战斗热情。大槐树下，练习步法，练习刺杀，练习瞄准，演兵场上呈现出一派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战斗景象。民兵们说，“节孝”坊前来练兵，界限分得清，仇恨记在心，摸爬滚打不觉累，三九严寒不知冷。何家庄民兵，身居深山沟，心有五大洲，怀着对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怀着保卫伟大社会主义祖国和支援世界革命的凌云壮志，更加刻苦地练本领。风里，雨里，霜里，雪里，他们都坚持不懈。雪地里卧倒，寒气袭人，他们不怕；寒风中托枪，双手冻僵，他们不惧。每天收工后，邻居组、院子组、夫妻组立即活跃起来，大家对着自制的小靶子瞄个不停。

老少关心民兵工作，老少争当民兵战士。一次，民兵连集合，星夜执行紧急任务。虎头虎脑的小民兵干部提着红缨枪跑来了。有人说：“你们人太小！”“人小？！我们要做革命接班人！”白发苍苍的年天随老大爷也提着镢把赶来了。有人说：“年大爷，你年老了。”“年老？！毛主席讲的，全民皆兵！”

面对着民兵们高涨的战斗情绪，年继荣思谋着：怎样进一步加强民兵思想建设？正在这时，民兵连却发生了一件事，象重锤一样敲在年继荣的心上。何家庄民兵连三位女战士参加全县射击比赛，竟然名列第三。有人发脾气，有人骂“败将”，有人嫌丢脸，三员女将也不好意思回庄来。党支部派人把三员女将接回庄来，召开民兵大会，以“是光要一个何

家庄好，还是要大家都好？是为革命、看风格，还是赛技术、争第一？”为题进行讨论。年继荣讲完话后，民兵们讨论得很热烈。大家说，我们打赢了，别人打赢了，都是好事。要是全国都打好，咱中国就象铁水灌下的长城一样，才能狠狠地打击国内外的一切阶级敌人！自己没打赢就不高兴，是不对的，这是锦标主义的思想在作怪。我们紧握手中枪，是为了管好地、富、反、坏、右，保卫无产阶级铁打江山，防止帝、修、反的破坏捣乱，支援世界革命！

“群众讲得多好啊！”年继荣自己对自己说，“党支部要趁热打铁，讨论讨论，抓紧做好民兵的思想政治工作。”

支委会正在热烈地讨论着。年继荣恳切地提醒战友们：“我们当民兵的，要知道夺枪的不易，要懂得扛枪的责任。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阶级敌人还在，心不死，时刻梦想复辟，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我们可不能睡大觉呀，睡觉也要睁着一只眼！”顿了一顿，他接着说：“要看远点，且莫让鼻梁骨挡住了目光，看不见天安门前的五星红旗，看不见五洲四海的阶级兄弟；且莫让奖状上的丝带绊住了脚，只能行一步，不敢走万里！胸中要有个大目标啊！所以说，抓好民兵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路线教育，这是加强民兵建设的根本。”多数支委点头称是：“说得对！”在背灯处的墙角，一个戴瓜皮帽的人，蹲在短凳上，歪着脖子发了言：“本不本，要看打得准不准；好不好，靶子上面见分晓。枪法好，就行！政治上再好，睁大眼睛也看不见，靶子上钻

上窟窿，瞎子也能摸得着。……”话进耳，心上动，年继荣紧了紧衣襟，觉得有一股冷风袭来。他的眼光扫过每个支委的脸，然后站起来，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声音有点颤动地说：“单纯军事观点，会把民兵拉上邪路。我们要照毛主席写的‘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建设民兵。……”

斗争刚刚开始，还要继续下去。

第二章 顶风的航船

斗争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党支部也不断地经受着各种考验。英雄好汉，专开顶风船！

一九六二年，正当国民经济暂时困难的时期，从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阴洞里刮出一股复辟资本主义的“单干”黑风。何家庄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也在暗地里进行煽动：“要得饱，单干好；要得富，生产包到户。”一些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便跟着附和起来。是走包产到户单干的路，还是走集体化、公社化的路？触动着何家庄的每一个人，要求人们立即作出选择。“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干部看的是党支部”。许多社员问年继荣：“单干，是谁的主意？”“毛主席是咋样说的？党是咋样定的？”他们建议：放手发动群众，开展一场大辩论，让广大贫下中农、社员群众选择一条光明大道。

面对这一情况，当时担任了党支部书记不久的年继荣想

道：何家庄的贫下中农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是下定了的，要顶住复辟资本主义的黑风，就要使人们明白，什么是毛主席指引的道路，什么是违背毛主席指引的道路。想到这里，他觉得应当找支委和老一辈的贫下中农商量商量，辩论会怎样开。于是，他便向大槐树底下走去。

大槐树下，稀稀落落的几个人，谈论的中心题目也是“包产到户”的问题。年继荣刚要凑过去听听，一阵味道不正的笑声便灌进他的耳朵：“哈哈！——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谈得眉飞色舞，发出狂笑的又是那个戴瓜皮帽的人。

年继荣往前跨了一步，只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你——”他的心上象扎了一根长针，话到口边又咽了下去，抑制了和那人辩论的冲动，扭回头去找何海明、郭庆武和年天随他们。

阶级敌人在挑战，社员中有的人动摇了，严重的是党内也有人向另一条道儿上跑……。支委会经过讨论，决定开展辩论。年继荣和他的战友们，摆事实，讲道理，不慌不忙，沉着应战：

——何家庄，在那暗无天日的人吃人的旧社会里，全庄三户地主和六户富农，霸占了土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二点五；而一百一十七户贫苦农民，仅有百分之零点五七的土地。全庄的贫下中农，有二十八户卖掉了三十八个亲生儿